

圣武记



聖武記卷四

邵陽魏源撰

乾隆蕩平準部記

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皆梟雄能用其衆至乾隆
十年噶爾丹策零死而所部遂亂初策零有三子次
子那木札爾以母貴嗣汗位童昏無行恣睢狂惑其
同母女兄約束之稍長遂以讒幽其女兄多戮宰桑
於是其女兄之夫與諸台吉攻殪之立其庶兄刺麻
達爾札而大小策零兩部裔則謀擁立其弟策妄遠
什大小二策零者皆名敦多卜準夷同族台吉以謀

勇爲策妄父子兩世將兵。西破衛藏。東摧蒙古者也。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等皆爲國人所嚮。亦皆爲刺麻達爾札所忌。俄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復被剪鋤。於是達瓦齊與其黨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阿睦撒納者。故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而策妄那布坦之外孫也。丹衷妻策妄之女先生子班珠爾。而丹衷被戮。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酋生阿睦撒納。長而狠戾陰狙。見準部內亂。欲構使白。証而已。乘其釁。初謀擁立策妄達什。不遂。復挾達瓦齊以逞。刺麻達爾札遣台吉將兵二萬搜討。二人



于哈薩克期必獲以除後患阿睦撒納遁回舊游牧地
潛簡精銳千有五百由闡勒奇山路裹糧晝伏夜行突
入伊犁誘其腹心為內應遂襲殺刺麻達爾札以已和

碩特種國人未附乃推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族貴而

無能旋為小策零之孫濟噶爾所攻敗兩酋爭立各徵

兵于諸部諸部落莫知適從國中大亂阿睦撒納復為

誘除濟噶爾而還達瓦齊于伊犁恃功益驕桀初四衛

拉兵伊犁最強阿睦薩納時為輝特台吉居雅爾雅爾即塔爾

爾巴哈臺在伊犁極北與哈薩克連界塔爾巴哈其同

臺者蒙古語多水獺也在伊犁東北一千九百里
母兄班珠爾為和碩特台吉居庫爾烏蘇又取都爾伯

特台吉達什之女。乃襲殺達什。脅降其子納默庫。而自

遷帳於額爾齊斯河。

額爾齊斯河者回語道緊之謂言其河水湍溜駛急也在阿爾泰山

之南二百里科布多之西三百餘里在雅爾之東阿睦

烏魯木齊之北各八百餘里平定後為屯田之所爾撒納令行三部。遂侵掠伊犁邊境。二人復大隙。達瓦

齊三遣兵討之。皆不克。乃自領精兵三萬。壓額爾齊斯

河。又使其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

睦撒納不能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二台吉共率所部

兵二千。口二萬。東奔。斂關內附。時乾隆十九年秋也。初

達什達瓦之死。其宰桑薩喇爾等率千戶來降。達瓦齊

之篡。其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梭等率三千戶來降。

上詢悉其內亂先封降人卹部衆並調西北二路土馬屯邊而阿睦撒納復率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至

上久知其爲部衆所畏服可驅策嚮導且天時人事輻輳宜乘機大舉雪兩朝之憤詢謀于廷羣疑齟齬懲雍正九年博克托嶺之敗以深人爲險惟大學士傅恒主用間出征與上意合尙書舒赫德及定邊左

副將軍策楞奉命收降輒請留其頭目於烏里雅蘇臺軍營而部落悉內徙使不得聚而生變上斥其猜

貳嚴譴之以尙書班第往代俾暫游牧於喀爾喀之札

卜堪河

札卜堪河受烏里雅蘇河之水西流至科布多境人于泊一作札卜噶

阿睦爾撒

聖正記 卷四
三
納人覲熱河備言伊犁可取狀 上大喜封親王其

二台吉皆郡王既而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
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為達瓦齊不可輔亦
脫身來歸于是準部爪牙心腹盡至且指畫準部形勢
如在目睫定議明秋大舉直擣伊犁阿睦撒納及瑪木
特以為塞外秋獮時我馬肥彼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
未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禽之無後患又準部東境以

額爾齊斯河與中國為界本社爾伯特原屯地近接阿

爾泰山可屯田備餉杜爾伯特眾兼耕牧非準噶爾專
事游牧者比故策妄父子人寇時

其兵皆屯額爾齊斯二河以其可
就餉且與科布多阿爾泰近也宜先遣兵萬人據形

勢而大兵二萬整隊繼進

上從之二十年二月兩

路出師班第為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

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袞雜布內大臣瑪木特

為參贊永常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

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為參贊兩副將軍

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降人三車稜納默

庫等皆以所部兵從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

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糧約會於

博羅塔拉河

博羅塔拉河在伊犁東北三百里為南北兩路會合之區山川小草形勢皆勝故阿

逆叛後即踞此地以號召南北

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

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
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于是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
戶或千餘戶攜餽酪。獻羊馬。繹絡道左。師行數千里無
一人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
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兩軍皆會。達瓦
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倉卒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
徵兵。而自率宿衛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
之格登山。阻渟爲營。我師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國
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
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

卽乘夜突搗其營。拍馬橫矛塞纛，大呼賊。互解達瓦齊以二千餘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衆七千餘，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其下半途逃散，僅餘百騎。以烏什城阿奇伯木克霍吉斯爲己所善，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樓

受之，皆赦其死，論功行賞。首獎大學士傅恆、襄贊之功，再加封一等公。固辭不受。班第封一等誠勇公。薩賴爾一等超勇公。而阿睦撒納、晉封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其後達瓦齊、霍吉斯亦皆賜封親王郡王，入旗籍。又釋故

回首大小和卓兄弟在伊犁者使歸舊部於是天山南

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

伊犁和碩特治烏魯木齊和碩特自固始汗東徙青海後其烏魯木齊舊地遂為準

噶爾諸台吉公牧之所都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

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

自綽羅斯渾台吉汗強盛伊犁始為四部盟長抗衡中

國者數世上欲俟事定仍眾建而分其力而阿睦

撒納志未饜必欲為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

朝命則無後患乃自昵于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

班第為難而以已情託其歸奏時班第鄂容安留伊犁

籌善後。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誅殺擄掠。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諱其降。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已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詭秘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前旨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而阿睦爾撒納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期迫。班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旨以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

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睦撒納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班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睦爾撒納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尙無信疑事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有降夷首其謀額林沁不信竟縱之去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遣使迎其孛於札布堪河則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軍營并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賊四出煽亂伊犁諸剌麻宰桑劫掠軍臺蠢起應之時大兵已徹僅五百兵留伊犁歸路斷又厄魯特與賊不合者賊

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羽班第鄂容安等力戰
走二百餘里被圍死之時阿逆黨羽不過二千餘屯博
羅塔拉河各部皆不敢從副將軍薩喇爾陷賊中復潛
約宰桑刺麻與戰而將軍永常西路勁兵數千屯烏魯
木齊附近台吉宰桑數千咸投赴使驅策用之兼程進
剿立可撲滅永常反疑拒退祁自木壘南退軍巴里坤
并移軍糧於哈密故北路無警援賊益猖獗 上乃
以先後敕除阿逆密旨及班第等狐疑之章奏宣示中
外黜額駙親王爵赴軍效力賜額林沁自盡逮永常治
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兩路進進

討賊。明年正月，大兵長驅至特克勒河，探知阿逆僅距

一程。

以下皆稱阿逆。

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禽阿

逆來獻者。玉保遂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

楞亦卽轉遞至京。不知報禽賊者卽賊所遣以緩師也。

二月，兵至伊犁。賊已遁入哈薩克。將軍參贊互相咎托

言馬力竭，頓師伊犁不進。

上以諸臣皆非任事才

特命大學士傅恆馳視西師，召集諸台吉會盟，驅策進

討。中途復召還。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哈達

哈代之。兼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達爾黨阿出西路擊

敗哈薩克二千賊。阿逆易服潛遁。我兵追及相隔一谷。

僅二三里。賊倉卒不及駝載。忽有哈薩克人來言。卽欲禽獻。但需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時我師爭欲進捕。而達爾黨阿遽下令駐軍。不知言欲禽阿逆者。又卽阿逆所詭遣也。阿逆復徐颺去。檄索往還。頓兵數月無要領。而哈達哈出北路。遇阿布賚兵千餘于巴顏山。不迎擊。聽其颺逸。諸從征降夷宰桑見兩將軍。見賣無能。皆輕之。又適有喀爾喀撤臺之事。事具前綏。服蒙古記。于是各降夷亦皆變。初去年秋。上封諸降夷台吉於熱河。

噶爾藏爲綽羅斯特汗。沙克都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杜爾伯特本封阿逆。及叛後改封車凌爲汗。

其餘宰桑等各授官賚幣皆願歸發所部兵從征及見軍屢受欺郵臺內變有輕我心緯羅斯特輝特二部及哈薩克先叛都統和起被誘殲焉阿逆聞四部構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于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亂策楞玉保逮問亦被害於途將軍達爾黨阿等尋皆被逮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以千五百兵駐防伊犁聞變自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自十一月啟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

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且

將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乃結營自固時
天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會 上先命侍衛圖

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間道往迎以三十日至軍圍乃

解兆惠得新兵復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

上以準部諸酋甫受封賞歸輒叛知厄魯特人皆不可

德懷三月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將

軍兆惠出西路大剿之會諸部落亦自相吞噬縛羅特

汗爲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旋殺噶爾布厄魯

特向不出痘至是則痘疫盛行死亡相望兆惠兵復長

驅至各烏合賊皆敗走逆酋先後授首惟阿逆未獲六

月兆惠富德等窮追至左哈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
 已與阿逆積釁且懼招大兵遣使人貢誓禽阿逆以獻
 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
 攜入人徒步夜走俄羅斯界我朝移檄索之是冬報阿
 逆患痘死移尸近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
 以聞於是命成衮札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

蘇臺

時察罕度爾大營改設于烏里雅蘇臺

而兆惠富德留軍度冬是年

迎降之鄂拓克等軍過輒復叛并誘陷都統滿福于是
 二十二年春命率兵四千再剿漏網之厄魯特時各賊
 衆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間出沒乃議兆惠由博

羅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獵約相會於伊犁皆分數路無大隊所至獮薶搜山網谷及明年兩將軍南赴回疆又命親王策布登札布繼之又明年舒赫德阿桂等繼之並歷年剽掠臺站之瑪哈沁與煽亂助逆之刺麻櫛比禽馘無孑遺焉計厄魯特四部中惟杜爾伯特部徙科布多以東之拜達里克河以車凌始終無二且以兵禽納默庫有功獲保全又達什達瓦之妻當伊犁倣擾先率所部叩關來投徙熱河編旗籍又舍楞率所部二千餘竄土爾扈特皆得追誅而和碩特之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自拔內投巴里坤復

為都統雅爾沙善襲坑之。上旋鑒其枉于四部中

為不幸論者謂厄魯特之一大劫則固非無因以然也

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宰桑者管事官新舊鄂拓二十四鄂拓克為

其汗之部屬新舊各十二昂吉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各台吉所有之戶下集賢九

專辦供養刺麻事務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契猡其性封

豕其能不作賊者不齒于人數一人能劫數人者為壯

士能勞苦勇戰鬪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

奔竄虜掠驅載惟所欲相詈者至以厄魯特為詬厲其

民則爾汗又甚之專假昏媾以吞噬與國昏青海覆青

海昏拉藏戕拉藏昏土爾扈特逐土爾扈特昏都爾伯

特并都爾伯特世濟其凶，狼生貙，貙生貔，致我

祖二宗三朝四顧，肝食仄席，成塞防秋，中國耗弊

仁廟

憲廟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

諭數窮理極，天鍾一阿睦爾撒納以傾覆之王師

初入，兵不血刃，矢不再發，而天不許也。王師再入，師則

屢次壘，則再因而天又不許也。幾大幸，又幾大不幸。一

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將帥怒于下，

合圍掩羣，頓天網而大彌之窮。奇渾、沌、儁、柝、饗、養之羣

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於故

地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

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
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
佐領昂吉此外數千里間無瓦剌一瓊帳毒蓄屢世發
於一且夫寧一阿逆之故哉卽使阿逆不叛四汗分建
亦必不數年一反十數年一反王師旋罷旋興仍同康
熙雍正中已事安能耆定百年一勞永逸故曰天也軍
行所過旁近之國若東部哈薩克若西部哈薩克若左
五部布魯特若右十部布魯特皆奔走奉貢睢盱入覲
北盡俄羅斯界東盡喀爾喀界西盡布魯特界南盡烏
斯藏及青海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凡闢疆周

二萬餘里

御製開惑論設爲文學碩儒與通務大

夫互相問難而

信天主人申大義以折衷之誕告

中外立碑太學又勒銘伊犁者二勒銘格登山者一前
後天章照耀絕域命禮部侍郎何國宗率西洋人攜儀
器繪地圖徧測西北各部星度節氣日出入早刻列時
憲書頒發命鄂容安劉統勳考漢唐西域輿地今昔沿
革緝成圖志其名山川增列祀典者十有六歲時祈禱
班祝文焉于綽羅斯部舊地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節
制南北路同參贊大臣駐惠遠城領隊大臣五其一駐
惠寧城又于都爾伯特部舊地設烏魯木齊都統一領

聖訓言
卷四
三

隊副都統一。迪化城綠營提督一。巴里坤領隊副都統
一。古城領隊副都統一。庫爾喀拉河領隊大臣一。又于
土爾扈特及輝特舊游牧地。設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
一。領隊大臣二。又置迪化州于烏魯木齊。設鎮西府于
巴里坤。改安西府爲安西州。裁安西道。凡伊犁所屬城
九。烏魯木齊屬城十有六。屯堡不與焉。皆屬天山北路。
嘉慶中伊犁建社稷壇。詔伊犁山河春秋致祭。仍用乾
隆二十六年所頒祭文。朕字改稱。高宗純皇帝廟

號。並于伊犁之寶伊局。每年仍鑄乾隆通寶錢。一成永
以爲例。乾隆年間。凡兩定準部。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

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先叛後服總爲十全
武功文在嘉慶元年
嗣皇帝恭上
太上皇帝

寶冊

臣源曰漢之西域前稱山北六國後又稱車師六國車
師有前後部前王庭則今吐魯番後王庭則今烏魯木
齊也其西爲烏孫則今伊犁其北爲北匈奴地則今塔
爾巴哈台也皆爲天山北路行國非居國當其阻於風
氣間於山川我朝亦嘗勤天下之力以經營之幾
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旦追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
郡縣人又或以爲取之雖不勞而守之或太費抑思兵

果否嘗增耶財果否嘗費耶南北兩路養兵萬有九千
 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防駐防攜眷之
 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
 家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
 支俸餉銀六十有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卽內地應領之
 額項其增兵者安在

內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疋棉花布可抵銀七萬八千餘兩 三

十七年十有一月 高宗斥四川總督文綬開捐之

請諭曰自平定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
 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
 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出較少約積

存千有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四百萬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

惟未嘗糜餉而且節帑其費財者又安在

案新疆識略第二卷

甘肅等處所減草料及京口杭州等處出旗漢軍俸餉口糧馬乾折色等項每歲節省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除抵新疆各城廉俸經費外止餘銀且北路屯二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詳後武事餘記

田二十三萬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

畝歲交糧米共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尙不敷

二萬三千石于舊存倉貯五十萬石內支補計兵屯

回屯民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于烏魯木齊提督

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且

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衰多益寡者政之經。國

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

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賄。牛羊麥麩蔬苽之賤。澆

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

馬布緞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

關。至輒闢汗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未闢之鴻

荒。以爲盛世消息。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綸之

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

較之康熙雍正。問烽火偏近畿邊。民寢鋒鏑。中國

運饑屯甲子。科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

七千餘萬者其勞敬又安在夫徂近安忘昔禍不可謂
智生齒日孳民財日匱反欲閉其大源不可謂智國用
之絀由名糧武俸之增河工歲修之費八旗口糧之重
文銀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中葉以前不探其本而漫
咎于新疆耳食道聽不可謂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數千載天欲使化
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莠而冠裳化瓊帳而
閭井則必得聖人而昇之且必剗銷磨盪一掃其舊而
後昇之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言其道同
終始相成臣是以反覆于西陲軍事之本末觀一支念

全·體·觀·一·隅·塵·中·國·益·三·歎·于·始·事·之·固·難·與·終·事·之·
不·易·焉·

附錄

新疆南北路之蕩平也。以伊犁爲總滙重地。而烏
魯木齊中外衝要。塔爾巴哈台邊接外藩。分設滿
兵駐防。漢兵屯種。皆攜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則更
番輪戍。其兵制可考者。伊犁駐防惠遠城滿州兵
四千。惠寧城滿州兵二千。有百四十。其伊犁河南
岸。分駐錫伯兵千。索倫達瑚爾兵千。察哈爾蒙古
兵千。有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

百皆射獵游牧爲業。屯種惟達瑚爾兵其餘皆游牧又建六城分

駐綠營攜眷兵二千開屯興築星拱棋布與伊犁

城環峙共兵萬有五千三百三十兼歲派換防於

回疆者八百換防於塔爾巴哈台者千有五百。塔爾

巴哈台本有駐防兵九百綠旗駐屯兵六百後撤去駐防惟存換防及屯兵共二千此北路

駐防兵制也其回疆南路則皆換防之兵共五千

七百有六十哈密及哈拉沙各七百葉爾羌及喀

什噶爾各九百阿克哈八百英吉爾沙四百庫車

及和闐各二百餘烏什及賽里木各百五十皆綠旗

兵由內地陝甘及烏魯木齊分年派往惟喀葉二

城騎兵各三百。英吉沙騎兵二百。由伊犁派往。初
議三年一班。後改五年一班。各設辦事領隊大臣。
此南路番戍之兵制也。東則烏魯木齊。扼南北兩
路之衝。設駐防滿州兵三千四百六十。以都統轄
之。兼轄巴里坤副都統駐防兵千。古城副都統駐
防兵千。及烏魯木齊總理屯田副都統二員。屯田
綠旗兵四千。又烏什屯田綠旗兵一千。並屬伊犁
將軍節制調遣。此東路之兵制也。其烏魯木齊提
督則自安西提
標移駐又設巴里坤總兵哈密副將各轄綠
營而節制於陝甘總督與新疆駐防相聯絡新疆
駐防換防綠營。皆陝甘二省移往。其駐防滿州兵

則自熱河西安涼州莊浪移往察哈爾蒙古兵則

自張家口外游牧移往。察哈爾都統兩翼兵額萬人自移往新疆外今惟八

千有奇索倫錫伯等兵則東三省移往厄魯特沙畢

納爾則由新附編入。沙畢納爾隨土爾扈特來投乃厄魯特之附庸小部或

領以侍衛或督以屯官或隸于佐領其回兵則分

隸各城伯克而總轄於將軍大臣惟攜眷駐防之

兵有定額其番戍之兵三年更代以次增設無定

額或謂南路回疆亦宜仿北路駐防與中制招

華民實回疆變膏腴為內地勢尤順利尤大異日

必有措而行之者

夫平昔所論之義...

德其賢回嗔...

善其德而...

其德其...

其德其...

其德其...

其德其...

其德其...

其德其...

其德其...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二十有二年伊犁甫定未大定同時復有回部之變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爲蔥嶺正幹袤數千里抵哈密其左右爲準回兩部回部卽漢書城郭三十六國非北路諸行國比南北分路於哈密其由巴里坤踰山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爲孔道其由烏什阿克蘇逾冰嶺赴伊犁者爲捷道雪山之陽冬夏湧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滙於蒲昌海今呼爲羅布淖爾爲中國黃河之潛源其間大小回城數十回莊小堡千計漢書西域諸小國及次小國或僅數百戶千餘戶勝

兵或數十人數百人及康熙中上諭所稱準噶爾

攻取回子千餘城皆並回莊回堡數之也最今昔道里

形勢出敦煌為古玉門陽關二關皆今敦煌縣治西南遺趾今遂廢西行

至哈密為古伊吾避白龍堆大戈壁之險逕今闕展古

鄯善亦名樓蘭而至吐魯番即車師前部漢戍已校尉所治

唐交河明火州治皆在焉車師後庭在今烏魯木齊又西南行逕古

危須焉耆地而至車爾楚軍臺為漢烏壘城都護治焉

又西至布古爾為漢輪臺地又西南至庫車為古龜茲

唐安西都護府治焉又北逕賽里木城拜城拜城西即漢姑墨國

而西至阿克蘇即漢温宿國始分三道一北行至烏什即

漢尉頭

烏什西北皆布魯特地

一西南行達葉爾羌為漢莎車乃

南渡王河而至于闐一則沿烏蘭河岸徑西抵喀什噶

爾即古疏勒則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此外西北各

小國若循休捐壽盤陀等太氏皆今環回疆之布魯特

各部無君長不比數

至其南諸小國如漢書所稱渠勒精絕戎盧小宛等今並淹沒無踪

意淪入瀚海如曷勞落迦城之比矣大沙磧周二千餘里流沙遷變今昔不同

計回疆東西六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

教其以回回教著者則萌芽于隋唐而盛于元以後其

祖國曰天方更在葱嶺以西數千里有墨德墨克各國

當隋唐之際其國王謨罕慕德者生而神靈盡臣服西

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齋

戒葱嶺以西皆尊曰天使

回回語稱天使爲別請拔爾亦曰派罕巴爾

傳二

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

國始自墨德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爲新疆有回酋

之始卽霍集占兄弟等之高祖也其回部舊汗本元太

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瑪墨特自西方至各

回城靡然從之旋值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

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薩克皆爲其屬哈薩克行國僅納

馬而回部各城則分隸諸昂吉徵租稅應徭役并質回

教酋于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質伊犁之

回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

聖祖優卹之遣人護

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爲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

罕木特欲自爲一部不外屬噶爾丹策零復襲執而幽

之并羈其二子使率回民數千墾地輸賦長曰布那敦

亦曰搏羅尼都次曰霍集占卽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乾隆二

十年夏王師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以兵送歸葉爾羌使

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犁掌回務及阿

逆之變伊犁俶優小和卓木率衆助逆以與勤王之台

吉宰桑戰踰年王師再定伊犁小和卓遁歸始自疑貳

而我將軍等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賦未得要約將軍

兆惠復奏遣副都統阿敏圖往招撫初小和卓木之歸也兄弟共議所嚮大和卓木欲集所部聽天朝指揮受約束小和卓木以前此助逆自疑阻若聽朝廷處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質京師如準噶爾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強鄰已滅無偏處者不以此時自立國乃長爲人奴僕非計中國新得準部反側未定兵不能來卽來我守險拒之饋餉不繼可不戰挫也計旣決集其伯克阿渾等自立爲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愛曼集士馬峙糗糧器械以待回戶數十萬皆靡惟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之阿奇伯木克鄂對等素悉小和卓忍

驚且懼我兵威皆奔伊犁兆惠乃令鄂對等從伊敏圖率厄魯特兵二千以往以責徵糧草爲名未至庫車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僇各城響應且小和卓木心腹阿布都已益兵守庫車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伊敏圖不從以滿兵百人馳入庫車被害鄂對及厄魯特兵皆馳還事聞上以兆惠方有搜剿厄魯特之役乃

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二十三年五月將滿漢兵萬餘率鄂對等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和卓木兄弟聞之率烏槍兵萬餘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來援六月我領隊大臣愛隆阿等迎擊半途先殲其前隊三千于和托爾

十六日又禽斬千有六百于城外鄂根河奪其大燹截其歸路。和卓木兄弟斂餘兵八百入保庫車城。我軍方喜二賊酋自投網可聚而殲也。鄂對曰賊必不株困圍城勢必遁遁有二道一由城西渭于河涉淺渡一由北山口向阿克蘇戈壁請于兩要隘各伏千兵以待雅爾哈善不爲備終日棋奕亦不巡壘二十四日薄暮有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潛告將軍將軍復不信是夜兩賊酋及伯克阿布都果以四百騎潛出西門由北山口遁而守西門之副都統順德訥聞報尙以昏夜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則已渡鄂根河去橋

斷後將軍劾順德訥以塞責并力攻城城依山岡以沙土柳條築成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爲隧道晝夜嚴督不息將及城二丈守城賊瞥見地下鐙光反塹其外而實藁焚之我兵六百餘焦焉復劾提督以塞責皆不自請議處八月守城回目阿布都復夜遁突圍餘衆開門降

上震怒誅雅爾哈善順德訥馬得勝以徇其後并誅參贊哈寧阿時將軍兆惠奉

命來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 上壯之乃命移師而

南時兩和卓木奔阿克蘇其伯克霍吉斯卽前禽獻達瓦齊受封者也閉城不納給令赴烏什烏什亦不納于

聖正言
卷四
三
是小和卓木奔葉爾羌。大和卓木奔喀什噶爾。兆惠使
鄂對撫和闐。而霍吉斯隨軍。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
千先行。而留副將軍富德。剿餘賊。俟集大軍。繼進。時小
和卓木已堅壁清野。刈田禾。斂民入城。使我軍無可掠。
又于近城東北五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而大和
卓木據喀什噶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師至葉爾羌。陣
于城東。兩翼兵先奪據其臺。賊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銳。
數百騎來嘗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餘里。
四面十二門。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間出奇。先營
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營自固。葱嶺北河經喀城外。葱

嶺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比河爲赤水河南河爲

黑水河此所謂黑水營也

回語稱赤曰烏蘭黑曰哈喇水皆曰烏蘇

兆惠既

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

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謀渡河取之以充軍實十

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而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百

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

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

相救又地沮淤難馳騁且戰且退浮水還營中途爲賊

截隔數隊人自爲戰自旦至暮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

亦陣亡將士百餘傷者數百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再

斃再易明瑞亦受傷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歿賊復逾河
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
夜兆惠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
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師於下游溝而泄之營依樹林
槍礮如雨我師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
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焚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
有約大和卓乃使人議和兆惠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
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
困賊駭爲神初 上以兆惠富德兩軍久暴露于外
將士皆勞頓于兩月前卽命靖逆將軍納木札爾叅贊

三格往代。又命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及是兆惠檄
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遇靖逆等以二百餘騎
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卽率
新到之索倫察哈爾兵二千餘。及北路兵千餘。冒雪赴
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璪。遇賊五千騎。且鬪且
前。轉戰四晝夜。沙磧乏水。齒冰放渴。又乏馬力。半步行。
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軍尚三百里。賊愈衆。不能進。
適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奉命以兵六百解馬二千。
駝一千。合愛隆阿之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
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

急卽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賊壘與富德軍三路奮蹙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兆惠見圍賊日少又遙聞槍礮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智知援軍已集卽勒兵潰圍殺賊千餘盡焚其壘賊大敗入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明年夏四月先遣兵援和闐復二回城之陷于賊者六月兵二萬馬三萬駝一萬皆集阿克蘇又奏以布易回粟省運費三十萬乃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兩和卓自去冬見王師以

四百戰賊數萬繼以三千戰守數月已震雪天威至是
遂弃城驅人畜逾葱嶺西遁初兩和卓在伊犁久惟墾
種之回數千羈旅相倚及歸而舊部數十萬戶念其先
世推戴恐後小和卓木願虐用其民厚斂淫刑惟以伊
犁同歸之回及新投之厄魯特爲親兵故衆解體其出
亡也舊部罕從者二酋兄弟欲赴巴達克山其黨欲投
敖罕各遣使往而敖罕不報乃赴巴達克山明瑞率前
鋒千餘騎追至戰于霍斯庫嶺斬賊五百其地卽葱嶺
之巔有黑龍池周數百里回語哈喇淖爾卽釋典所謂
阿耨達也七月七日我軍四千餘騎追及阿爾楚山賊

遊其輜重婦女以精銳六千伏谷口而羸師誘我入險。我軍嚴陣爲備。富德以火器健銳營居中。明瑞阿桂爲左翼。阿里衮巴祿爲右翼。別列奇兵援兵各二隊。且以兵殿。如墻而進。奇兵先奪其左右兩山。俯瞰下薄。賊陣動。我兵三面乘之。追攻二十餘里。戮賊千餘。斬其驍將阿布都等。獲甲燾兵械無算。我師僅傷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大和卓木先以家屬保河西嶺。爲走計。小和卓木以萬衆據北山。及迤東諸峰。決死戰。富德先令阿里衮等由南岸趨西嶺。而自擊東峰之賊。仰攻逾時未克。乃選

統手數十。緣山北顛俯擊之。而阿里衮軍亦從南岸山上以火器遙擊山北之賊。其山麓又狹偏水。僅容單騎。賊輜重徒屬擁塞。我兩軍分扼其走路。賊無所遁。乃令鄂對霍吉斯樹回壽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及之不能止也。凡降回衆萬有二千。牲畜萬計。兩和卓木挈其妻孥舊僕三四百人走巴達克山。初小和卓木之擁衆而西也。本謀襲據巴達克山之國會。以其酋不親迓。怒斬其使。欲約鄰部擾之。於是巴達克山酋興兵拒戰于阿爾渾楚嶺。禽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是年惟霍集占函首其波羅尼都尸被盜去及二十八年拔達山始獲其尸并

其妻子
以獻

回部平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兆惠受

圍時已封

武毅謀勇一等公至是加賞宗室公品

級鞍轡富德赴援時已封成勇作至是晉一等侯將士

及各出力回酋額敏和卓霍集斯鄂對等錫賚有差立

碑太學凡戰處皆勒銘明年二月王師凱旋

駕親

郊勞于良鄉城南三里築壇設纛

上親拜天將軍

以下皆甲冑及王公大臣隨行禮畢

上御黃幄將

軍等抱膝跪見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

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以喀什噶爾

爲叅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設辦

事大臣小者領隊大臣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

曰英吉沙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

闕展并東路哈密土魯番哈喇沙拉三城共十有一城

各城所轄回城或五六或十餘二十餘不等各設阿奇

伯木克理回務自三品至六品各隨年班入覲不得專

生殺其西四城換防之兵由北路及安西路更調阿克

蘇設局以葉爾羌紅銅鑄乾隆通寶錢與回地舊普爾

錢並行普爾錢者形扁首銖中無方孔一當內地錢十回俗每五十錢謂之一

騰格米囊每受四石五斗謂之一帕特瑪當準噶爾時

竭澤以漁喀城歲徵糧至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他

稅稱是葉爾羌歲徵匠役戶口棉花紅花緞布金礦銅
稍牛羊狃獐瓊屬果園蒲桃之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
稱是且不時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鱗次櫛比
堅墉曲甍以便窖藏防虜劫及兩和卓木歸舊部雖減
科則而兵餉徭役煩興供給稍遲家立破及出亡又盡
其貲以行民脂殆竭自爲王人後蠲苛省歛二十而取
一回戶休息更始焉回疆通外藩者惟喀城葉城兩路
皆西域都會和闐西則叢山東則沙澤近蒲昌海不通
外藩無互市惟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皆有玉山玉
河定制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河舊不產玉自隸叛籍

漸生玉石。辦事大臣祭河神。產玉乃埒和闐。其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城。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迹所不至也。采者乘犂牛。迺及其巘。鑿而隕之。重或千萬觔。以準噶爾鋸截之。而使溫都斯坦玉工治之。色黝質青。聲清越。中宮縣先後貢。重華宮玉磬材。特磬編磬。各如千事。又貢玉冊。玉寶各八十具。白微黃者供宗廟。白微紅者備慶典。狂土作貢聲教所漸。遂登禮樂。四十五年。以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戶三千盜采官玉事發。封禁其山。嘉慶四年。詔弛禁。常貢外。恣民自采。是歲葉爾羌獲大玉。

三青者重萬餘觔。葱白者八千餘觔。白者三千餘觔。邊臣侈其祥以聞。上以沙磧輦運勞人急捐罷之。至

今歸然存哈喇沙議者謂南路之玉北路雅爾之金鑛皆天地所以鍾福遐荒誠得其人經理之與屯田本末相輔可盡省內地轉輸洵國家所以制西域佐中夏百世之利。

臣源曰乾隆二十五年

詔曰霍集占兄弟負恩肆

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尙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賊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戶管守毋得樵采污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考霍集占高祖瑪墨特

之初遷塔城也。當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爾已千餘年。徒以來，白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卽所居爲寺，沒卽所墓爲祠。其時回疆各城尙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回裔也。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皆以葉爾羌酋爲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貢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其時尙未爲回酋所有。逮準噶爾強盛，攻破回子千餘城，自後無復表貢。而乾隆二十年大軍蕩平準部時，惟有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來降。此外無復蒙古遺種。

吐魯番頭目亦已遷居然則回城各蒙喀喇沙失其故土久矣

古酋汗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既滅元裔各汗并執回教之長歸伊犁是則霍集占祖宗并未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爾子孫分適各國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于回民也王師出之拘幽反之舊部飢附飽颺報德以怨漢杜欽之論勦賓曰德莫大于有國子民罪莫大于執殺使者 聖朝瀕其宮而封其墓誅其酋而弔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巴達克山既獻和卓木之馘盡有其孥賄餘黨逃入溫都斯坦峻其興師而攻之鄰部愛烏罕又攻溫都斯坦而滅之於是大

和卓木遺孽逃入敖罕道光中復盜有西四城旋燬于
天討語具別記若乃勒石昆侖之顛攷磬羣王之
府披牒河源之上七萃卻其驅馳柏梁失其巖麗奧矣
昌矣非下士所得詳矣

聖訓卷四
 三
 曰：夫其平土，風掛精矣。
 其淵淵之乎，小萃聯其繩，蟬林聚其
 天，指歸其眼，猶一也。蘇谷且命之，須效
 味，草木鬱鬱，擬天，幾舉，彭光，中，益，存，而，知，誠，實，士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漢書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焉耆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蓋新疆內地以天山爲綱南回北準而外地則以葱嶺爲綱東新疆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爲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爲左右布魯特雖同一游牧行國而非準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嶺而再西北爲安集延西南爲巴達克山爲愛烏罕雖亦皆回教城郭之國然嶺以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方王師戡定準回

已拓版圖周二萬餘里豈尙有意貢譯于聲教不通之區臣妾于葱嶺以西之部而天時人事展轉輻輳若有意若無意不鞭笞而就我銜勒不招致而附我藩墉故阿逆之叛逋爲準部之大不幸而左右哈薩克卽以阿逆之逋而臣貢兩和卓之叛逋亦爲回疆之大不幸而布魯特及葱嶺以西諸國卽以兩和卓之逋而臣貢蒼蒼者若必舉天山之南北葱嶺之東西居國行國侏儻椎結睢盱之民盡以畀我 大清而後已豈前代發軔軒寶金幣鑿空招攜所幾其萬一者哉漢世天山以北爲烏孫逐水草諸國天山以南爲城郭三十六國唐

設北庭安西都護。開置四鎮。自昔風氣判然。南北而北。路雄強。南路每爲之服役。要皆各君其國。各于其民。時絕時通。羈縻勿久。更何問。葱嶺以外。欽定西域圖志。貫串漢唐。以伊犁當烏孫。以喀葉二城當疏勒高車諸國。至北而哈薩克。則昔之康居。安集延。則昔之大宛。南而布魯特。則昔之循休捐毒。巴達克山。則昔之烏秣愛烏罕。則昔之大月氏。其朝貢獻。見或有常期。無常期。商稅或有定額。無定額。不悉其遠近。強弱。夷險。向背。曷以籌控馭哉。

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一部在準噶

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游牧。廣莫蕃茂。谷量羊馬。風俗物產文字。畧同準部。而語言稍異。乾隆二十年二月。準噶爾平。阿睦爾撒納旋叛。明年走哈薩克。誘煽其汗阿布賚。將軍達爾黨阿哈達哈兩路進討。阿布賚遣和集博爾根以四千騎從阿逆走魯臘。而自率千餘騎西行。會于毫阿臘克山下以待。七月將軍達爾黨阿兵遇和集前隊二千于雅爾臘山。勁騎突其中堅。破其伏賊潰斬六百級。禽其

渠楚魯克又擊和集後隊二千騎于西路陷陣獲其羸
礮斬二百級而北路軍亦敗阿布賚于毫沙臘克山下
斬二百級獲其渠帥昭華什三戰三捷遂抵伊什河河
者阿布賚庭帳也乃遣所獲二渠帥歸諭使禽阿逆而
阿逆亦已遠竄明年將軍兆惠富德等復以兵西追深
入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禽阿
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乃禽獻其黨而和集博
爾根亦率三萬戶款于軍門將軍兆惠啟帳命東向坐
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之牲體哈薩克回俗必持咒破戒
乃食至是言爲

大皇帝臣僕敢泥禁因飽噉引

觀花馬射。射鎖子甲，皆徹札。哈薩克益大駭服。於是定互市地于烏魯木齊。自後歲時朝貢爲例。哈薩克之有三玉斯族，猶準部之有四瓦刺族也。左部鄂爾圖玉斯已臣。其右三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申部。西部、西部亦名塔什干，方與中部構兵。阿布賚使與我使臣單騎入兩陣間，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適我參贊大臣富德方追厄魯特逸賊至右部，軍于莽格特城外，遂詣軍結款。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西南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勒，卽釋典所謂阿耨達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

河錫爾沿河之間岡嶺綿亘北爲騰吉斯大澤尙有北
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瀕河兩岸有城五蓋
左部游牧逐水草爲古康居在烏孫西北匈奴之西大
宛之東故寒暑徙帳卽康居國王冬居樂越隱地夏居
蕃內之俗而右部則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五城
合爲大宛北鄙故或言哈薩克卽大宛云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
準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
拓克爲名舊游牧于特穆圖泊左右爲準部所迫西遷
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二十三年六月將軍

兆惠等追厄魯特逸賊至其界遣侍衛往諭其頭目薩雅克部薩拉巴噶什部兩鄂拓克不自主別推一年長者瑪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餘體碩跌坐腹垂至地不能遠行遣使獻牛羊百頭將軍等燕而示之講武咸詫服曰天朝騎射之利嚮雖聞之至于發必命中層甲洞穿馬上三鎗連發五矢左右迭射離馬及地騰上復馳雖厄魯特兵亦不及宜乎東殄準噶爾西服哈薩克何有于我等小部落乎于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啟台兩鄂克六日至其地并上四部共二千餘戶而薩婁鄂拓克亦于七月以所部五千戶來歸東布魯特五部皆

遣使入朝其西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三百餘戶共二十餘萬口皆以額德格納部長之

部落雖分而游牧同地猶蒙古之四子部落也

逐水草游牧衣冠風俗皆同吏部乾隆二十四年大軍

追逆回徑其地其渠長奉將軍書曰額德格納布魯特

部小臣阿濟畢恭呈如天普覆廣大無外如愛養衆生

素賚滿佛之鴻仁如古伊斯于達里之神威如魯斯坦

天下無敵之大勇

所舉三者皆西域回部先代之賢汗猶中國頌堯舜禹湯也

富有

四海
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謹率所部自布

哈爾以東二十萬人衆。盡爲臣僕。頭目等以未出痘。不敢入中國。謹以使入朝京師將軍兆惠表聞。于是十五部落亦內附。設二品至七品頭目。由將軍大臣奏放。歲進馬受賚。減其商稅。遣使巡其部落。同內地焉。布魯特持教同回部。而居無城郭。游牧同厄魯特。而不崇黃教。其疆域風俗皆介準回之間。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能馴服之。東部爲烏孫。西鄙古所謂塞王種也。西部則南屬葱嶺。東連疏勒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俗皆不上著。無城郭。故由鄂什口出葱嶺。則諸部落正當其麓。

敖罕者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爲

敖罕城。

亦曰浩罕亦曰霍罕

其渠居之。最東曰安集延。與布魯

特毗連。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好賈遠游。徧南北二

路。從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有二萬

餘戶。又西八十里爲納木干城。萬餘戶。

納木干一曰奈曼

又

西八十里爲敖罕城。三萬餘戶。皆濱那林河岸。南掛

葱嶺。四城皆有伯克。而敖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又

有塔什干等城。以三和卓分轄其衆。亦附庸于敖罕。

故亦稱敖罕八城。然塔什干爲哈薩克族。實不盡屬

敖罕也。其西又有布哈爾國環之。世爲勅敵敖罕風

俗畧同。南路諸回城而鷲勇倍之。乾隆二十有四年

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遣使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

報。既而將軍遣侍衛撫定布魯特諸部。至其境。額爾

德尼酋迓至城內。日饋羊酒瓜果。餼糧。氈毳。良馬。詢

訪中國疆域物產風俗形勢。兵馬器械。侍衛廣宣

朝廷威德。額爾德尼畏慕。奉表并上將軍書。稱爲

至威至勇。如達賚札木西特之將軍。旋貢馬。京

師。然亦無所謂汗血者。其後霍集占兄弟爲巴達克

山所殲。有博羅尼都二子逃赴敖罕。故敖罕有回酋

遺孽云。博羅尼都一作波羅尼都一作布拉漢書

敦其長子乾隆中已得入

京師

稱自疏勒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諸國疏勒今喀什噶爾城從其城西踰葱嶺爲出安集延之道安集延諸城土著耕田有城郭廬室而富強善賈善戰亦大宛遺風

巴達克山

亦作拔達克山

葱嶺西南回國也扼葱嶺之右去葉

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西洱河有城郭負山扼險戶口十餘萬乾隆二十有四年逆回酋霍集占兄弟爲王師所敗西奔巴克達山詭言假道往墨克國謁其教祖而縱兵肆掠其酋素爾坦沙因執博羅尼都而以兵攻圍霍集占於阿爾渾楚嶺霍集占屢敗被禽拘之于柴

札布柴札布者巴達克山繫囚處也時副將軍富德進

軍瓦漢城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逆酋與已同牌罕巴

爾之裔欲縛獻恐為諸部所責既而霍集占復陰約塔

爾巴斯國使攻巴達克山而溫都斯坦國亦興兵謀奪

霍集占兄弟大軍又歷境檄索素爾坦沙乃遷霍集占

兄弟於密室以二百人圍殪之而馳獻其馘率所部十

萬戶及鄰部博羅爾三萬戶俱納款西域聞見錄稱拔

盡有其帑賄鄰部退木爾沙與師而滅之敖罕又滅退

木爾沙考聞見錄作于乾隆四十二年而四裔考官書

載至乾隆五十年止尚稱巴達克山職貢不絕并無破

滅之事蓋溫都斯坦欲攻巴達克山既而溫都為愛烏

罕所滅聞見錄傳聞失實歟又以愛烏罕之哈默特沙

罕誤為退木爾沙國故聞見錄無愛烏罕國名凡此錄

于葱嶺以西各國道聽塗說說上譌六七不可依據二十五年遣使入朝貢刀斧

及八駿馬自是職貢不絕漢書皮山國在于闐西西南至烏秣國千有三百餘里今自和闐至巴達克山亦千三百餘里其國治葱嶺南四面皆山河抱城東兩崖有懸度之險唐書謂之竭盤陀國去疏勒西南六百里治葱嶺負徙多河卽古之烏秣今之巴克達山矣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亦大回國也有三大城曰喀賓曰堪達哈曰默沙特其喀賓城三面皆山堪達哈城四面依山其汗所都默特沙城舊屬伊蘭部爲愛烏罕所并遂兼治三大城每城相距皆二十餘程地廣數千

里北界布哈爾。南界溫都斯坦。東界巴達克山。勝兵十
有五萬。惟火銃。刀子。無。弓。矢。重農粟。鮮物采。商旅罕
至。白兼并溫都斯坦後。于是金絲之緞。工鏤之玉。奄豎
傳合。聲明文物出諸國上。初乾隆廿四年。霍集占爲王
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赴愛烏罕。巴達克山中道邀而
殺之。愛烏罕及溫都斯坦各興師。罰罪。巴達山汗懼。乃
貽中國文綺。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擾巴國之罪。愛烏
罕遂與連和。合兵拒溫都斯坦。愛烏罕汗亦聞中國之
盛。未知其道里遠近。遂遣使偕來。欲以覘中國廣大。二
十七年入貢。爲中國回疆最西之屬國。于古爲大月氏。

境再西爲默克等部卽回教祖國中隔沙漠過此卽海南有思布部落過此亦海皆安息條支境域然其海皆西人所謂地中海非大西洋之海也其克什彌爾之屬爲古罽賓等國惟通市不貢者不悉言

臣源曰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環峙然其毗鄰錯壤作我屏衛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哈薩克三部有汗王公台吉世襲以理其游牧三歲一貢歲一市以馬羊易緞布而稅其百一布魯特亦如之歲遣領隊大臣巡視貪市畏威易於羈馭此外巴達克山距葉爾羌二十五驛愛烏罕距葉爾羌四十驛克什彌爾

距葉爾羌五十一驛温都斯坦距葉爾羌九十四驛皆

西隔葱嶺無係邊防雖敖罕部之安集延商賈徧於南北

北諸城貧貿易無他慮且距葉爾羌亦二十餘驛敖罕

境狹人稀外之不及布噶爾什二內之僅當阿克蘇一

隅其繁庶惟安集延一區不盡為所屬見新疆識畧松筠奏回疆事宜

十道光二十二年敖罕遂為布噶爾所滅虜其酋長頭

目遣使告捷於卡倫布噶爾者距葉爾羌四十驛其地

西北界俄羅斯南界愛烏罕東界敖罕及布魯特富強

數千里統轄數百部不尙回教自古聲教兵力所不至

乾隆以來惟通市不列朝貢既并敖罕始接邊陲即西

域聞見錄所謂塞克國云

此外通市之部見於新疆識

之瓦罕之綽禪之赫斯圖濟距葉爾羌十五站之沙克

拉之什克南之羅善之乾竿特距葉爾羌十八站之達

爾瓦斯之窩什距葉爾羌二十站之博羅爾之巴爾替

距爾羌二十三站之哈普隆之馬爾噶浪之依色克

距葉爾羌二十七站之納木干之塔什罕距葉爾羌

三十站之霍古之柯拉普三十三站之塔爾罕之渾堵

斯之鄯勒推帕三十七站之濟雜克之拜爾哈三十九

站之圖伯特五十站之噶斯尼六十站之坎達哈爾六

十二站之拉虎爾雖時通貿易不能自達於天朝

又或即各大國之附庸部落不足比數至放罕與温都

斯坦南北相距數千里中隔巴達克山克什彌爾各國

而西域見間錄謂放罕與温都毘連與所述控噶爾及

退木爾沙
同一荒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乾隆新疆後事記

西域戡定。西師亦蒞。而與前事波瀾相首尾者。北路則有土爾扈特之來歸。南路安西路則有烏什昌吉之變。

亂土爾扈特者。故厄魯特四部之一也。其游牧地曰雅

爾。即塔爾巴哈台在伊犁之北。科布多之西南。接鄂羅斯。其通

中國自康熙中之阿玉奇汗始。阿玉奇之曾祖和鄂勒

於明季國初為鄰部所偏率。其子書岱青等投鄂羅斯。

其舊游牧之雅爾地。則輝特部居之。故厄魯特仍為四

部。阿玉奇既長。仍回舊部。嗣為汗。以女妻策妄。策妄則

離間其子散札布台吉。使率所屬萬五千戶。至伊犁盡

沒入之。而逐散札布歸鄂羅斯。又絕其貢道。與赴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二年。阿玉奇假道鄂羅斯入貢。

聖祖欲悉其要領。遣職方郎中圖禮琛由鄂羅斯報之。逾三載始反。鄂羅斯者北方大國。東界黑龍江。包蒙古喀爾喀。哈薩克。直抵大西洋。袤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自明季國初。越哈薩克而往投之。俄羅斯城郭國也。以土爾扈特故行國。亦給以邊地。額濟勒河使游牧。有騰吉思。巨澤曰瑪魯。托海在圖理雅部之東。俄羅斯之南。左哈薩克部之北。夾河兩岸。廣莫饒水草。傳至阿玉奇之孫烏錫巴。皆以河南岸爲王庭。而居其台吉鄂托克等。

于河北休養生息百餘載。兩岸各十餘萬戶。擅幕駝馬。雲屯谷量。乾隆二十二年。王師大掃伊犁。其各部厄魯特之逸入鄂羅斯者。悉安置于烏錫巴部下。是爲新土爾扈特。康熙中俄羅斯之察罕汗。曾徵土爾扈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兵不習戰。多受創。至是叩肯汗攻圖理雅國。復徵之。土爾扈特兵屢斃。死傷萬計。正當王師定伊犁之後。土爾扈特方苦于征役。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國。自伊犁竄往投之。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其四衛拉新投之人。同詞附和。勸還故土。烏錫巴惑其言。與其台吉刺麻集議。傳諭大小宰桑。各戒嚴約。

北岸部落于河冰合時同渡東徙適冬煖河久未凍烏錫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六萬口啟行沿途破鄂羅斯邊城四鄂羅斯興兵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千百爲羣環攻其輜重牲畜如陸網之待獸上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草旬日皆飲牛馬血而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犁卡倫僅存七萬餘口尢羸無人形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鄂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願依中國興

黃教之地以安部衆奏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楞
前曾誑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俄羅斯今來歸疑有姦
計且我受鄂羅斯叛藩恐啟釁

高宗以舍楞前竄

時我固再檄索之而鄂羅斯不與是我理直有詞土爾
扈特旣背其上國而來儻復干我中國彼將焉往且求
生而致死之不仁急之必鋌而走險不智于是受其降
召其酋長入覲熱河封烏錫巴爲汗其弟親王餘郡王
貝勒公台吉有差分新舊二部各設札薩克給官牧之
馬牛羊十有四萬而新疆市往之十二萬

不與撥

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萬餘石而伊犁贍賑之

茶米不與甘肅邊內外購羊裘五萬餘襲布六萬餘匹。棉六萬餘斤。氈廬四百餘架而庫給之。氈棉不與共糜帑金二十萬有奇。郵傳供億。燕享犒賚。使者勞來相望。一如康熙中撫喀爾喀四部例。降夷息喘如歸。獻西洋鐘表火鎗及所受明玉印。乃賜哈拉沙地爲其游牧。以著勒土斯土爲王庭。開都河兩岸廣沃可耕可牧。如其故地。而鄂羅斯方西向構兵。不暇東問。收其故地。馬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藩部。仍與我通市。如初。于是四喀爾喀部與四瓦刺部之衆皆撫而有之。疆域幾埒元代矣。二十九年而有回疆烏什之變。烏什在

庫車西北千里戶口數萬亦回疆一大都會也準噶爾
敗其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俘達瓦齊以獻受王封及二
和卓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 上恐其反覆不可專

任召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
戾無親其屬役之哈密回子又助其魚肉勒買布糧馬
羊壯則攘之而以羸者倍值售之辦事大臣蘇成素憤
憤不怡事又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妻于署而令兵
役裸逐爲樂喜麀怒狼民無所訴二月解送沙棗樹苛
派回戶二百四十人相聚謀變一回奔告阿布都拉阿
布都拉叱逐之西城回戶不願從亂相率走投駐劄大

臣署亦叱拒不納。是夕亂作。阿布都拉蘇成及兵役皆

殲焉。時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也。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

海

一作邊他哈

聞變卽領兵五百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卞

塔海卽令舉銃城復閉。逾二日又以礮攻城。時城中反

者不過四百餘。皆閉戶不預聞。及是則迫脅羣起共聽

阿刺布圖號令。悉衆馬步二千餘出戰。卞塔海敗走。又

敗庫車大臣鄂寶之兵。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

犁將軍明瑞、參贊永貴各以兵赴援。會圍烏什。事聞。卞

塔海以誤軍機伏法。納世通亦以騷擾罪誅。官軍晝夜

攻城。賊遣其黨潛煽各回城。並乞援于敖罕布魯特。遠

近洵沸會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之妻葉依木隨其子鄂斯滿在庫車聞之五晝夜馳至葉爾羌置酒盡召諸阿渾愛曼責以大義利害復使歌舞之回女勸侑盡醉而陰遣人赴收其兵器又盡縱其馬驅牧百里外山澤人心始定其子鄂斯滿自引回兵赴烏什庫車城中羣不逞之徒亦思爲亂伯克阿那雅爾日率衆伯克集大臣署前二更始散阿克蘇回首色提巴爾才入覲京師至肅州聞警七晝夜馳還阿克蘇城中乃不敢動而賊所遣赴敖罕之巴敦布復爲布魯特執獻于是賊外援絕我兵又斷其樵牧敗其衝突而賊首猶刼

其衆不許出降城南倚山面河自河至城茂林橫翳隔河礮不能及也自五月至七月攻城未克賊一夕忽盡伐之城池豁露我兵四薄賊內潰盡縛首逆以降官兵入城殲其黨羽徙老弱萬餘口戍伊犁烏什平奏善後章程一阿奇木之權宜分一格納坦之私派宜革一回人之差役宜均一都官伯克之補用宜公一伯克等之僕使宜節一賦役之定額宜明一民回之居處宜別一伯克等與官員相見之儀宜定又移參贊大臣于此徙各城回戶以實之越三年而復有昌吉之事昌吉者土師定準部後大興屯田處也設直隸迪化州于烏魯

木齊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除兵民回屯外復有內地
謫戍之屯戶是爲流屯乾隆三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
之夕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醉偏流婦使謳諸
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變戕屯官劫軍器據城叛
黎明報至烏魯木齊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兵僅百有
五十然皆百戰之餘視賊寇如也鎮守都統溫福卽率
之以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
我馳一日至城下是賊以佚待勞且其城非百餘人所
能仰攻破也賊得城必不株守勢必來不如扼險待之
兩崖隱蔽賊莫測我多寡是反客爲主反攻爲守破賊

必矣。遂止營。賊果至。德令于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然皆亡命必死之賊。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我軍各擎鎗伏以待視。旗動而擊之，敢先者斬。俄而賊鎗競發，我軍不動。忽前隊一人傷，德麾衆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謀而乘之，皆反奔。追北至瑪納斯河，其地南界天山，北瀕葦湖。賊趨絕地，遂爲官兵所殲。其後詔書屢舉二役爲鏖守回疆諸臣之大戒。

道光重定回疆記

回疆自乾隆二十年戡定後。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而統于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受北路伊犁將軍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視當日準夷之虐取。兩和卓本之騷動。不啻蓰倍。兼以蘇成激變。高樸敗檢之後。宗室侍衛騷擾荷校之餘。朝廷常慎選邊臣。皆保舉

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回戶賴其休息。仰朝使如天人。及其久也。保舉漸弛。多用侍衛及口外駐防。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藉其官爲名。斂派回戶。日增

月甚。西域赤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五。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氈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犁將軍寫遠，恃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屬夷各布魯特，久爲近塞藩籬，自嘉慶十九年，孜牙墩之案，枉誅圖爾第邁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出塞外，憤煽種類，名圖報復，繼以蘇蘭奇汰列克之事，而布魯特亦怨矣。張格

爾者故回酋大和卓博羅尼都之裔也。博羅尼都當乾隆初以叛伏誅。其子薩木克自拔克達山逃匿。敖罕有三子。次卽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奸回假餽和卓之名。斂財煽衆。時有譎言。嘉慶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八月。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百寇邊。有頭目蘇蘭奇入報。爲章京綏善叱逐。蘇蘭奇憤走出塞。從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賊。舍騎步逃。次日官兵追及塞外。遺炊尙然。竟回軍喀城。與斌靜宴中秋節。所禽百餘賊。斌靜悉誅以滅口。

上以斌靜獲賊不訊明。釁由蒙隱具奏。

疑之

特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得回民所控斌靜

縱家奴司員凌辱伯克交通姦利諸罪奏聞褫逮道光
二年以永芹代之芹亦未能撫馭四年秋五年夏張格
爾屢糾布魯特數百騷掠近邊且詭降要求叵測時內
地回戶多爲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九月領隊大臣色
彥圖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揜之不遇卽縱殺游牧之
布魯特妻子百餘而還無復行列其酋沃列克恨甚率
所部二千追覆官兵于山谷賊遂猖獗十月詔以
慶祥代永芹參贊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奸回阿布都
拉者慶祥之腹心也陰爲賊耳目堅稱逆裔無子

慶祥信之。奏刻阿奇木王努斯安報逆裔有子之罪。六年夏六月。張格爾率安集延布魯特五百餘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謂瑪雜也。距喀城八十餘里。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以兵千餘剿之。殺賊四百。賊退入大瑪雜內。牆垣三重。周五里。官兵攻之。突圍出。各回響應。旬日萬計。慶祥盡調各營卡兵還喀城。爲三營。令烏凌阿穆克登布分將之。迎戰渾河。先後歿于陣。官兵隔于賊。不得入城。東走阿克蘇者七百人。此據方略也。詢之軍中人則云此七百人者。別將周某。四川人。率之築壘城外。回賊圍城。則外兵攻其後。與城中犄角力戰。七晝夜鉛硝盡死之。未知孰是。

但此時四城全叛此七百人何由得達阿克蘇若死初
戰則副將應優蒙卹典皆于方略無考故存疑于此初
回疆惟敖罕驚悍善戰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
張格爾恐伊犁北路援兵速集遣使求助于敖罕約四
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酬勞七月敖罕酋自將
安集延萬人至則張格爾已探喀城無援悔背前約敖
罕酋怒卽自督所部攻城城不下又恐回人背之腹背
受敵率兵宵遁張格爾使人追陷其衆復歸投者二三
千張格爾置爲親兵八月二十日喀城遂陷英吉爾沙
葉爾羌和闐三城繼之

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以

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餘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剿以

陝西巡撫鄂山署總督又以署陝西巡撫盧坤赴肅州
理餉七月伊犁將軍長齡奏言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
動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
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惟有速發大兵四萬
以萬五千分護糧臺以二萬五千進戰

詔授長齡

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代鎮伊犁又

命山東巡

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三千騎出關與楊遇春均參
贊會阿克蘇進剿原任伊犁將軍大學士松筠請赴回
疆招撫又土爾扈特蒙古備兵請赴援

上嘉之皆

不許八月

勅長齡察歷任回疆參贊辦事領隊各

臣貪淫虐激回民之罪斌靜色普徵額拘下獄擬大辟
巴彥圖濫殺債事追奪卹典章京綏善戍黑龍江褫前
參贊松福之職特頒手諭十條指授方略又詔以
乾隆間創拓新疆故用出征外域之例嘉慶初川陝楚
軍需未定章程故多糜費今回疆隸版圖六十餘年城
堡臺站悉同內地不得復藉詞險遠其令總理糧餉
大臣定則例繪圖說備稽核又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
蘇五千餘里僅于哈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其運烏魯
木齊所積屯糧及伊犁采買之糧赴阿克蘇省內地轉
輸大半其內地軍械火藥改由烏魯木齊北路逾冰嶺

轉阿克蘇視吐魯番庫車南路水草較便并開新疆銅山鑄普爾錢又撥烏里雅蘇臺伊犁等孳生牧廠牛駝各數千馬二萬及蒙古汗王公所進駝三千備用時伊犁之川楚客民及流犯內多有曾充鄉勇練行陣者

奏選二千從征時賊已陷西四城盡戕兵民燬廨舍浸及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八十里烏什庫車戒嚴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參將王鴻儀領兵六百拒賊于都齊特戰沒賊偏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乃復分兵二百扼河拒之八月葉爾羌回賊五六千將渡河官兵先拔剿北岸附賊時達凌阿自庫車巴哈

布自哈拉沙先後來援。並分兵援烏什。敗其渡河之賊。禽斬三百。賊復分隊宵渡上游。偏城二十餘里。長清遣百十騎。騁沙揚塵鼓譟東至。賊退走南岸。我軍亦渡河爲營。賊再攻再敗。禽斬千百。自後不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恐。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時賊二千扼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里。爲進兵要道。山路嶮險。中隔戈壁。長齡使提督楊芳襲破之。而和闐伯克伊敏等亦聚其衆二千。縛獻僞帥。及和闐大臣舊印。蓋黑帽回。非霍集占支。派張格爾縱白帽回虐脅之。故阿克蘇阿奇木曰。伊薩克者。遣其黨分赴和闐。離間黑回各伯克。獻城內。

附會冬雪封山兵未能進復爲白回所陷七年春長齡
等奏言前奉

詔令大兵分奇正二路以正兵由中

路臺站進而奇兵由烏什草地遶出喀城斷其竄遁惟
是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昌山溝險狹戈壁數百里所
經布魯特部落半爲賊煽未可孤軍深入且官兵畱防
阿克蘇四千烏什四千庫車五百餘并未到之延綏四
川兵五千外其進剿之步騎共止二萬二千如兩路分
進相去二十餘站聲息不通且喀城蠶屯醜衆不下數
十萬眾煦漂山非大兵全力中路直搗喀城反正爲奇
難期萬全無矢惟喀城邊接外夷凡十七卡恐賊敗遁

已潛諭黑回。赴喀約。盟邀截。二月六日出師。十四日至巴爾楚軍臺喀。葉爾城分道處也。復留兵三千以防南路。繞襲之。賊二十有二日。至大河拐時。我軍深入半月。未見賊。已糧盡。日食疲。駝羸馬。惟恐賊。堅壁清野。不戰而困我也。爭望殺賊。因糧。是夜始敗。其襲營之賊三千。次日賊決河灌道。多掘溝坎。我師戈壁中。轉得水。以濟士馬。午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據橫岡五六里。長齡楊遇春將中軍。武隆阿左。楊芳右。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半遁回莊。半西竄。官軍分路禽斬其半。盡得牲畜糗糧。濟師士氣百倍。

二十有五日至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萬臨渠橫列決水成沮淤騎難馳騁城後林中各有伏賊難繞襲我軍乃先令步卒冒險越渠短兵鏖戰復麾騎兵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適賊營火藥自轟我軍乘之射殪賊帥奪旗鼓衆始潰敗追逾渾水河三十餘里禽斬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之賊時河北左山右水路狹菁深恐有伏乃議出兵扼橋而循河南上二十有七日賊數萬據河瓦巴特回城依岡背河官軍未至五十里見牛羊蔽野又探騎數百見軍卽反走我師恐賊誘也嚴令勿掠亦勿追距賊十里而止營夜遣吉

林勁騎各五百分探左右間道繞出賊後次日壓賊壘而軍川陝步兵居中騎兵張左右翼進賊佯退欲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兵槍礮迭前而藤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降亂岡後伏賊援應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潰斬禽各半復壺安集延三帥追至洋達瑪河距喀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距喀城十餘里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一戰阻河列陣巨壘二十餘里築橫壘蔽之穴壘列銃鼓角震天勢張甚我軍復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謹囂達旦夜二鼓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霏晦長齡以賊據形勢偏咫尺且衆寡

不敵恐昏晦乘我四面受敵欲退營十餘里遠
賊須霽而進楊遇春不可曰天贊我也霽晦中賊
不辨我多少又不虞我卽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
速戰難持久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
自率親兵驟渡上游據上風前鋒先扛礮轟賊礮
勢與風沙勢相并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賊陣亂
比曉我兵盡渡風止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上崩
回俗高履跼屣不良于行且各裹糗餼負戴累重
及敗遁橐烏徧地又喀城大礮尙未運至軍軍衆
而無調度不知襲伏犄角之術惟知并歸一隊故

爲我破我軍乘勝抵喀什噶爾時三月朔也楊遇春欲急追之張格爾已先遁官兵先據漢城次破回城僅獲其甥姪及安集延偽帥推立汗薩木汗並從逆伯克等先後殺賊無算生禽四千餘奏聞上

以命將出師期殲元惡乃臨巢鬼脫棄前功畱後患長齡奪紫韁楊遇春武隆阿奪太子太保少保銜仍勒限獲賊時武隆阿病畱喀城三月五日楊遇春率師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使楊芳以兵六千餘往剿和闐賊亦同日破賊五千城外禽斬王努斯遂復和闐初張格爾重啗安集延爲

羽翼及四城破安集延不惟盡得府庫官私之財
并搜括回戶殆徧張格爾又昏憤濫誅殺回人大
失望及張格爾走浩罕浩罕亦不受也六月長齡
令楊遇春楊芳率兵八千出塞擒捕並諭各部落
禽獻楊芳屯阿賴楊遇春屯色勒庫南北相去十
餘站阿賴者葱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
赴浩罕之道也時出塞官兵八千留喀城兵九千
浩罕布魯特各部落雖各有禽獻之言賊愈遁愈
遠終無要領軍懸絕徼道遠餉艱而楊芳在阿賴
遇浩罕二千餘賊誘官兵入伏廛戰一晝夜軍幾

殆步步爲營。嚴陣出險。上責諸將孤軍突入。
老師糜餉命留官兵八千防喀城。其餘兵九千卽
隨楊遇春入關。以楊芳代參贊。初大軍之西征也。
密奉手諭以事平之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
分封之例。令將軍參贊籌議。長齡以張逆未獲。奏
言。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刺麻已成。不
可移之。錮習卽使張逆就禽。尙有其兄弟之子在
浩罕。終畱後患。勢難以八千畱防之兵。制百萬犬
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素普
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

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歸
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亦奏言善
後之策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支前此
大兵進剿賊卽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
謀幸克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塞環偏外
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
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靡有用兵餉于無用之地不若
歸并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卽輦若金甌似無
需更守西四城漏卮
上切責長齡老悖昏繆欲釋
逆裔歸長舊部與武隆阿均革職留任九月
命直

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時
張格爾傳食諸部落諸部落漸不能供生計日蹙時中
國購禽獻張格爾者爵郡王金十萬十二月長齡等密
遣黑回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徹喀城空虛諸回翹首
以望和卓其白回從賊出卡者家室皆令無恙以離其
心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兵除歲不備入卡
煽衆潛襲喀城長齡楊芳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
賊由開齊山舊路潛入阿木古回城白回奔竄黑回要
拒賊知有變卽折奔出卡楊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
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僅餘三十賊棄騎登山副

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禽之八年正月捷聞詔封
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均賞戴雙眼孔雀
翎阿克蘇貝子伊薩克晉封郡王其餘將士胡超以下
賞賚有差是月楊遇春至京實授陝甘總督加恩東四
城守禦諸臣贈卹西四城殉節諸臣

恭上

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郊勞受俘舉行
如典凡內地剿賊不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雍正乾隆
舉行而康熙嘉慶中無之是役用兵三萬六千有奇用
帑銀千餘萬兩初恐賊深溝高壘而遣偏師繞出我東
路斷餉道也故多畱兵嚴防後路實抵喀城兵不及二

萬其川陝未至之兵有中途返者。初張格爾就禽。長齡檄諭浩罕布噶爾縛獻逆裔家屬。浩罕遣使來賀。言被虜兵民可以獻出。惟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而我喀城叛弁譚祿者先踰城降張格爾。後復降浩罕。爲奸細嚮導。教其要挾。又設伏攻官軍于阿賴。旋同浩罕使至。發覺磔死。上以逆孛麼麼無關邊患。 敕

那彥成楊芳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計窮。蹙自將縛獻求市。毋煩檄索。旋召那彥成來京。那彥成以逆子布素普年六歲。尚在浩罕。及助逆之阿坦台汰列克等未獲。屢遣間購。致並招諭布噶爾巴達克山達爾

瓦斯各部落使與浩罕攜貳。上敕那彥成毋貪功
生釁。令于九年六月回京。于是那彥成先後奏章程數
十大略。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于都統參
贊。又總考核于伊犁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廉俸。許其
攜眷。定其役使。而印房章京俱由京揀派。不用駐防。以
重其選。尤嚴賄補伯克之弊。定其資格。慎其保舉。制其
迴避。其五城叛回地產。歸官收租。歲糧五萬六千餘石。
支五城兵餉三萬八千餘石。外餘糧萬八千石。而喀城
之大河沿。葉爾羌之亮噶爾。新墾尚不在內。皆爲酌增。
各官養廉鹽菜銀之用。有餘則變價解阿克蘇采買儲。

倉兼改城垣增卡堡練戍兵以漸裁撤此安內之法也至外夷爲逋逃藪者莫如浩罕所屬不過入城安集延卽其八同城之一在浩罕東三百八十里距喀城五百里自閉關罷市後用度不支四面布魯特皆其仇敵一離巢穴卽憂外寇其藏畱逆裔不過以繫白回之心惟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待其款關求貢而後撫而用之此制外之法也悉允行暨道光九年秋安集延流寓各夷被逐出卡憤怨報復官兵敗績卡外賊衆萬餘攻圍喀什噶爾葉爾羌焚掠回莊那彥成之子

容安以伊犁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不敢進繞道烏什致賊飽颺出卡逮下獄擬重辟那彥成亦革職長齡以欽差大臣同楊芳哈朗阿馳至軍檄諭浩罕復許入貢通市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馱葉爾羌道光二十二年放罕竟滅于布噶爾

臣源曰乾隆二十三年戡定新疆經畫善後之計北路詳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萬餘畝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其官兵則北路駐防而南路僅換防商民則北路摯脊而南路不得摯脊夫固畛域視之矣若捐西守東之議固王者不勤遠略然東四城膏腴不及西四城什之

二卽北路伊犁亦不及焉苟肩界土酋必互相吞并自相雄長易世後且挾其富庶佩強以與我難如大小和卓之已事不然則爲布魯特侵據邊圉其能晏然已乎誠使仿伊犁烏魯木齊移眷駐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爲額兵屯田裕餉並許內地商民挈家墾種以漸升科計喀城葉城以東兩河沿岸原隰膏沃各數百里有準夷溝渠遺跡可各得萬餘頃濶緩渠平決漑反掌蒔插輒穫畝收數鍾鹵莽爲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民愈衍愈熾外足以控制回戶內足以分中國生齒之蕃利可殫述哉今同疆各城官吏已許挈眷而成卒商民挈眷

之例尙未推廣夫家室不成則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墾
闢不富且北路南路皆國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輪
臺一甌脫上又以南北兩路相輔車而道里迂遠
命查冰嶺以西可通烏什之路那彥成德英阿等奏言
自伊犁惠遠城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有水草
中隔數河石多水少人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惟中
有七站屬布魯特游牧未便設驛是以自昔封禁止爲
北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而兵貴神速設遇緩急即可
由此間道長驅深入皆籌邊者所當攷并附著于篇

道光回疆善後記

道光七年冬。詔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使回

疆。明年正月張格爾就禽。詔楊威將軍長齡凱旋。

那彥成赴喀什城籌善後策。先後詳奏章程數十。已詳

前記。八年那彥成回京。詔以札隆阿爲喀什噶爾參贊

大臣。以壁昌署理葉爾羌辦事大臣。清出葉爾羌私墾

地畝新糧二萬石。改徵折色。撥補東四城俸餉。而以葉

城額貯二萬石。按歲出陳易新。充葉城經費。又改西抵

英吉爾沙之戈壁百四十里。置驛開渠。商民漸復。壁壘

一新。十年秋八月。卽有浩罕安集延入寇之事。初張格

爾伏誅後其妻子尙留浩罕那彥成檄令縛獻不從

上命絕其互市以困之而那彥成并奏驅歷年留商內地之夷且沒入其貲諸夷商憤怨探知大兵已班于是奉張逆之兄玉素普爲和卓糾結布魯特安集延數千入寇十年春夏回郡王伊薩克及客民先後密報賊警參贊大臣札隆阿皆不信且奏言南路如果有事惟臣是問八月九日聞警始令幫辦大臣塔新哈赴喀浪圭禦之又令副將賴永貴以兵千六百赴明約洛夾剿賊佯以少兵誘我入險而截其後路我兵多步少騎不能衝擊先後覆沒賊遂猖獗札隆阿奏聞

詔陝甘

總督楊遇春赴肅州參贊大臣哈朗阿及楊芳同馳赴阿克蘇調兵進剿時葉爾羌城中兵僅六百璧昌聞警盡徙城外商民干城內傳集各回伯克諭以禍福利害選派回兵分防各要隘一爲西通喀英二城之科熱巴特一爲西南通色呼庫勒之亮噶爾一爲東通樹窩子之巴爾楚克每路各守以兵勇二百回兵一二千部署甫定而賊圍喀英二城後卽分隊由草湖來寇葉城璧昌選回兵千餘屯回漢二城中路官兵四百陣東門外次日賊步騎萬餘來犯我兵上下攻擊扛礮繼之禽斬賊三百餘又禽撲入回城之賊三百餘賊退走三百里

外僅陣亡我兵一人。回兵五人。是役回漢一心。以少破眾。全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滿助順之力。詔賞壁昌副都統銜。餘將士分別獎勵。有差。而札隆阿在喀什噶爾亦督兵三次出城擊賊。毀其礮臺。殺傷賊眾。時伊犁參贊大臣容安領步騎四千五百。于九月十二日抵阿克蘇。尙欲俟烏魯木齊各路兵集而後進。于是葉爾羌敗賊復于二十日兩路來犯。回兵迎戰二十里外。不利。官兵五百復迎剿于十里外。卻之。又遣回兵擊退色呼庫勒之賊。時葉爾羌境內布魯特安集延聞援兵將至。皆先竄。惟餘上年從逆逃往浩罕之朶蘭回子脅惑

各莊

柔蘭回子皆霍集占家奴為回眾賤類
自回不與婚姻分遣各城充當苦差者

朝脅暮散

不能成隊故不敢攻城僅截路奪掠每路數百人但得

官兵步騎二千即可掃廓道路以解喀城之圍而容安

擁重兵八九千反繞道烏什趨無賊之和闐致喀英二

城圍久不解各回城子女玉帛搜括殆盡葉城賊脅從

復聚

上震怒逮容安以哈豐阿代領其眾十月七

日賊步騎千人犯葉爾羌璧昌先決大河渠上游以斷

賊近城之路自領兵民八百餘迎擊副將任貴邦先以

扛礮擊卻涉水騎賊即督兵直渡北岸殺賊三百餘賊

奔潰十一月朔賊復聚攻城日夜相持初五日哈豐

阿援兵三千五百至賊望風瓦解初六日哈豐阿等破賊步騎二千于哈拉布札什禽斬三百燒其敗匿回莊之賊五百餘十二日遂進至英吉爾沙喀什噶爾賊已解圍飽颺出塞二十日胡超兵至旣而哈朗阿楊芳二參贊亦至欽差大學士長齡行至葉爾羌以奉

命與伊犁將軍玉麟會審札隆阿伊薩克之案折回阿克蘇初賊之至喀什噶爾也官兵已大半沒塞外回城無官兵督守伯克回瓦奔入漢城而漢城商民復疑白回通賊內應聚眾搜殺二百餘適有白賊逃還之吉林布述賊言伊薩克內應札隆阿謂賊反間不足信而

商民皆洶洶圍其署欲除之。札隆阿使人衛出伊薩克一家送參贊署監守而撫慰兵民登城守禦及圍解札隆阿具奏始末并言伊薩克久已通賊參贊哈朗阿楊芳初至喀城亦以所詢兵民之詞入奏。上疑之故

命長齡玉麟會讞究出主謀草奏之幕友及羅織教供之通事等奏上。札隆阿擬斬枷示阿克蘇兩月而還伊薩克舊職其葉爾羌伯克阿布都滿仍許襲其祖霍吉斯郡王之封。十一年璧昌調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是時浩罕聞官兵大至將由伊犁烏什喀城三路出討浩罕亦于一邊界築牆防拒又遣使求貢俄羅斯欲

以乞援俄羅斯以浩罕新構釁中國拒其使不許入境
浩罕既無外援乃有求市意上命長齡玉麟赴喀
城召楊芳回任七月長齡抵喀城則浩罕已遣三頭目
來呈訴前事竝請通商此外別無所請也長齡遣還其
二使留其一使令縛獻賊目釋回被虜兵民兩月不報
十月浩罕始遣還前同往之伯克歸報言被虜兵民可
以釋還惟縛獻夷目之事回經所無且于通商外要求
免稅并給還前所鈔沒資產較前次所求反奢長齡奏
言安邊之策振威爲上羈縻次之浩罕與布噶爾達爾
瓦斯喀拉提錦諸部落犬牙相錯所屬峇什于安集延

等七處均無城池其臨戰皆以騎賊衝陣然不能于馬上施銃倘遇連環烏鎗則騎賊先奔又卡外布魯特哈薩克皆受其欺凌爭求內徙而卡內回眾亦俱恨其虜掠果欲聲罪致討但選精銳三四萬人整旅而出竝于伊犁烏什邊境聲稱三路竝進先期檄諭布噶爾等部同時進攻則不待直擣巢穴而其附近仇部已羣起乘釁四面受敵可一舉掃蕩惟是一出塞外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倫至浩罕千六百餘里中有鐵列克嶺爲浩罕布魯克交界兩山夾河僅容單騎兩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險不值勞師遠涉擬遣還前所留來使一人令伯

克霍爾敦寄信開導爲相機羈縻之計。未幾土命一切如其所請。浩罕大喜過望。遣使來抱經盟誓。通商納貢。是冬浩罕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張聲勢。十一月。上以中外諸臣善後條奏。交長齡玉麟會議。遂奏移參贊于葉爾羌之策。略曰。此次入寇之賊。與張格爾不同。不過烏合夷眾。挾驅逐鈔沒之憾。虜掠取償。竝無志于土地人民。而各自回畏賊騷掠。助順守禦。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是此時戰緩而守急。惟是兵未至而賊已先逃。兵久駐而賊無一獲。戰守俱無長策。諸臣條奏。如言增兵廣屯。自爲耕戰。以省徵調。言之事易行之寔難。

卽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至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則回性懦弱。非浩罕敵。若無官兵守禦。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臣等再四商籌。統兵之人宜立于不敗之地。斯能制人而不爲人制。惟有移參贊大臣于葉爾羌。其地本回疆都會。距喀什噶爾六站。在不遠不近之間。再移和闐領隊大臣一員。以備調遣。其喀什噶爾留換總兵一員。與英吉爾沙領隊大臣犄角。再于葉爾羌阿克蘇適中之巴爾楚克。駐守總兵一員。以爲樹窩子咽喉鎖鑰。則六城相距均不過數百里。聲勢聯絡。其防兵之數。請于西四城六千額兵之外。再酌留伊犁騎兵

三千。陝甘綠營兵四千。計新舊兵額萬有二千。除阿克蘇烏什各有兵千餘。毋庸議增外。喀什噶爾擬駐綠營兵三千。哨探前敵。英吉沙爾駐步騎千有五百。爲喀葉二城中權接應。巴爾楚克擬駐綠營兵三千。築堡駐守。使賊不能遠截後路。和闐僻在一隅。止需駐兵五百。此外滿兵二千。漢兵四千。全駐葉爾羌。隨參贊大臣居中調度。小賊各城自剿。大賊參贊相機遣援。無煩由內地徵調。如賊敢深入。以生待客。前後夾攻。必可一痛創之。無後患。即可酌減新兵。以復舊制。其新兵糧餉。應請于各省綠營兵額內酌裁百分之二。可歲省銀三十餘萬。

以爲回疆兵餉。俟屯田興舉有效。地利日增。生聚日盛。兵民口固。卽可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還內地餉額。

奏上得

旨允行。

初上年長齡密奏請移參贊于喀什沙爾其地距喀什噶爾東西四

千餘里有事鞭長莫及且賊未受創而卽退守適以示弱故

旨未允行至是始自改前議

是冬長

齡回京。玉麟回伊犁。璧昌以參贊大臣移駐葉爾羌。初

回俗皆無城。乾隆初定新疆。于回莊旁築牆及眉。名曰

漢城。僅容官署兵房倉庫而已。其商民街市均在漢城

之外。或雜處回房。故六年之變。四城易失。及八年善後

重建漢城。始與回莊隔別。然惟喀什噶爾新城。包坊市

于城內。其英吉爾沙和闐葉爾羌三城。則仍居商民于

聖訓
卷四
三
城外十年璧昌守葉城急移商民貨物入城而燬城外
市舍及再籌善後仍未築關牆以包坊市論者以爲憾
然浩罕白通市後不數年旋破于布噶爾且見我邊防
整飾貪利威畏亦至今無反側其商民出市也亦難知

魏源曰聞之今兩江總督前參贊大臣璧昌公曰回疆
之吏職稱司牧回羊也浩罕狼也布魯特保我藩離譬
則犬也六年十年浩罕再犯塞犬亦隨狼食羊故其吠
聲亦不足信今日而欲以夷制夷不在知已知彼哉浩
罕部本微也土產甚貧全賴諸夷入市貨稅以資國用
其西有倭羅堆牌部地險人悍世仇構兵逮八年浩罕

吞并倭羅堆牌。無內顧憂。故十年遂東犯邊。然其西又有布噶爾國環之。尤大且強。挾浩罕酋之弟。以女妻之。且夕伺釁。及道光二十二年。浩罕遂爲布噶爾所滅。虜其王子伯克來告捷。蓋乘其內亂而助弟滅兄。今浩罕遂爲布噶爾附庸。則知前此跳梁于卡外者。外強中乾也。援兵初集之始。浩罕遣使求貢于俄羅斯。俄羅斯拒之。及通商免稅還產還貨。盡獲所求。始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夸示于我。亦外強中乾也。十年入卡。擁張逆之兄玉素普。以煽惑白回。玉素普誦經慈善。見浩罕荼毒回眾。深悔其來。近又養張逆之子布作魯克二人。以爲

他日用然羣回再被搜括不肯復爲所愚卽布魯特亦
憾其苛稅貌從心快非嚮日夷回一氣易于煽惑之比
祇以巢穴險遠我至彼去我去比來但能撫馭回民堅
壁清野卽可收以回制夷之效或謂回疆堅壁易而清
野難不但回戶盡入回城有人滿之患且回地半耕半
牧若盡驅牲畜掃羣而至何以處之是又在使回民仿
內地堡寨之法相地扼險緩急入保寓清野于堅壁尤
守邊大利不在屯田之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自前朝疆圉幾及武夫且恐與昔罕敵之餘以文法之
吞并剽竊雖無內顧憂然十餘載東陲警報其間又